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三卷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練兵少詹事徐光啟一本為東事做急日聞軍
實全無可恃懇祈

立速應副仰以資練習仍再申初議以重防禦事職
於二月二十二日恭領

勅書於時新兵所需百無一備赤身徒手將何練

習以此日逐奔告文移絡繹其如各衙門無不
聲懸於三月十八日委官領得工部旗幟金鼓
領得兵部操賞借支太僕寺銀貳千兩十九日
領得工部扣借戶部銀三百四十餘又其修器
工銀二百四十兩已咨未發戶部補還助餉銀
陸千兩至二十六日解到通州坐糧廳收貯支
放又領得山西營所

請盈甲火器械中間獨有烏銃鳥銃一種改換機床事

件差還應用其餘火器止堪作營中號砲盔甲

止可穿裁以習筋力而已至於陝西河南兩營

所需器甲等件及三營所用馬匹硝黃尚未給

發已給發者又若無車輛裝運其勢不能久待

不得已於三月二十日巡歷通州所見民兵半

屬老弱身無完衣面有饑色器械止總兵家丁

三百名弓箭完具外有純刀數十把小銃數十

門其餘所持皆木柳數尺而已既而閱操查點

見其扎營布陣裝塘冲打常操之法亦頗閑習
但向無教師及軍大器械車輛馬匹於實用技
藝皆所未諳及向來兵民雜處日有構爭恐其
生釁以此一面差官搬運器甲整頓修理一面
招選賢師扣隊演習一面督率民兵星夜造完
營房使群居聚處以安軍民以便訓練然而覽
此形勢復自思維即使加職所須見在器甲馬
匹等隨求隨應亦止堪挑選練習以待通新建

置若據今所有欲以克敵制勝揆之理勢萬不可得况今所有者求未必應應未必速當何所恃乎展轉徊徨心神罔措忽接邸報見夷氛日迫兵部

疏陳防禦事宜議令總兵王學書畢應武各習所在營兵並臣所練新兵益要防守此所謂計畫誠用矣但臣願此新兵無論人多瘦弱亦無論臣在事未久第不知所用盔甲所持此等兵器

又無車營火砲堪戰甲馬將何以執訊獲醜乎

臣六

疏陳言總欲士馬十倍精強工器十倍堅好若使
孱弱朽鈍者不知戰勝攻取而必欲求精虛糜
則力則臣為狂為愚為欺為罔當事諸臣皆宜
唾臣之面若不以臣為狂愚欺罔則當用臣之
言行臣之志矣臣開說兩端以

請裁於

皇上并願當事者詳擇施行之其一據今所有士
衆挑選分別據今所有器甲等事逐一應副竭
臣之愚與將士之力教之藝能勤之步伍督之
步伐止齊東之刑名分數庶使投石超距齊衆
若一可以固守城池控扼險要若欲以椎勁敵
遏奔冲必將持盾甲以衛身臣不能使鍼者堅
也恃利器以殲敵臣不能使鈍者利也恃堅車
巨砲以殪大隊臣不能使無者有也恃甲馬以

追奔逐北臣不能使少者多驚者良也臣若粗
瞞吐虛漫言練習今日所有亦足支吾若念大
敵在前一一較計恐心寒骨踈缺者匪獨臣一人
矣雖其一愿

皇上

速采

廷臣議餉方略

諭令該部悉心措置厚給餉銀以搜羅武健多發

料價以廣器械與夫車營騎營皆盡法為之訓
練既成之禦敵不難推長驅之鋒制狂逞之命
也臣前

疏具在始終不敢改易一言亦知時艱財匱事勢
極難然而未敢以多言為悔者恐負我

皇上

拔擢之

愚且謂將急而圖也今事急矣圖之此其時伏望

我

皇上

垂覽

亟勅所司先行聽臣所

請一一作速應副行用資訓練仍乞大破常格悉如
微臣所

疏之議捐財鳩工制器選士設誠致行以保全勝此
而不效臣甘

顯罰如止就目今行事一旦責以禦寇驅無辜於
鋒鏑輕大事於一擲至危至險不卜可知臣今
不言恐既捐報

國之身又負悞
國之罪也夫

封疆之事一彼一此猶可言也戰於郊圻戰於城
下一挫不可復支豈可不預計萬全之策哉伏
惟

聖明

裁察

電燭即

賜下部施行

宗社幸甚

封疆幸甚臣不勝懇

天激功待

命之至

臣按國之大事在戎暫費永寧昔人所是見
小欲速祇誤國耳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翦
六十萬費軌為省竟何益於勝敗之數哉徐
光啟初議練兵費二百萬樞臣計臣相顧愕
眙見謂費多而效緩訖無以應營繕未畢一
簣中止至於招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
而後覈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脅越飽虛恢
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歎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貴州道御史蕭毅中一本為

召對已不可幾

批答萬不宜寢乞

速下章奏更早辨庸奸以救危亡事職間者

疏請

皇上臨

朝未蒙

報可職私竊仰

天而嘆曰

祖宗時一日

三朝今

皇上三年不朝

皇上即

神明邁

祖猶不應懸殊至若猶未不幾於

祖宗忘天下乎豈遼人數十萬之肝腦僅博博得

皇上五十萬之

帑銀撫順開鐵之相繼陷設僅能動

皇上之陸續用數人零星行數事

皇上便以為此了目前之局而此

朝堂殿陛門無事不復臨直待漁陽之鼓聲震耳

乃始以明皇幸蜀之駕而一歷此門耶嗟乎是

非臣子所忍言然時事至此又何忍不言夫臨

朝無望

皇上矣

年譜三卷

批答章

奏不過一舉手之勞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乃近日以來疏用人不

報疏

發帑不

報疏練兵不

報至職衙門署篆至繫要事俱不

報奴賊纔緩得三月不來

皇上遂看作百年無事違事尚未卜稅駕之所舉

朝業已絕呼

天之路章

奏係

國家喉舌之關

皇上格章

奏將過閑

國家之喉舌耶

批答係

人主自為

社稷計

皇上廢

批答將置

社稷於可存可忘耶上今

朝端事改常邊腹處處臍毒猛救猶恐無及泄泄

不亡何待嗚呼言及於此可痛哭也見
天子而不得

請應得

旨又不得九卿科道既無力回

天天下事之尚有可望者止在閣臣之顯諱密揭
而閣臣方從哲無濟於事且更禍

國職

請直暴其罪狀可乎楊鎬之難辨違事也守且不

足戰豈所能自輔臣發馬上催威之

旨竟斷送數十萬之命新集之兵喘息未定未可以戰而輔臣不顧未練之卒聞鉦股慄不可以戰而輔臣不顧彼已不料七萬餘疲兵欲進勦十餘萬強賊未可以戰而輔臣不顧尤可異者狼心悞

國馬上督催既已失之於始

天變示儆又急不救之於役職讀

祖訓動止有占即風雷鳥獸猶以為神報也今二
月二十一日出師二十日天晝晦二百年來未
經見之變恰出於出師之先一日則天雖不言
業已明示之意輔臣豈無目者豈無心者當此
時即一面以密揭入告

皇上曰向議出師今

天變若此忍舉事未利容職等暫行議止再圖勝

算

皇上固

英明之主也獨不能

轉圜以聽乎又一面祕商本兵飛傳經畧師期雖報

天變且止經畧雖愚昧直至冥行浪戰乎計不出此遼左戰骨山積頸血川流疆宇割裂

金甌傷缺誰作之孽也遼東事壞於輔臣近日之督催天下事壞於輔臣平日之醉夢大臣以誠

格

君不則有杜門耳叩

閻耳以去就爭耳當初春時職見士紳感嘆時事
或曰相臣何不叩

閻職曰叩

閻是跪著做的相臣無怪乎其不為也杜門是坐
省做的相臣尚且不能則何也杜門為何事杜
必須其事得

請然後出今杜門矣

溫肅一到即出旋出旋杜旋出可嘆者相臣之杜門也尚望其叩

闢乎以去就爭乎職蓋跡其行事漫無一長惟是憒作套揭善鳴哀告巧於卸過

皇上其伎俩止此矣人或謂輔臣奸輔臣告賴一庸近且曰感服庸之一字職謂庸其本等奸亦錯出不然何違事壞於其手絕無一語認催戰

之罪若佯為不知不聞也街亭自効豈不聞漢丞相事發縱指示既悞文過遂非如故非奸而何考選原係一咨通

下輔臣屢票陸續

點用

皇上本無棟擇之心輔臣故立軟弱之法陸續點數人非以剪桐去則以持斧行密謀一手握定不使他人異同非奸而何各衙門合詞叩

閣輔臣徒袖手傍觀待各衙門勞筋苦骨何一
俞旨已與輔臣面商作何稟擬有成算矣走入閣
內又變前說今臣僚談及此事無不切齒痛恨
已則不能又敗人之成非奸而何此等險謀劣
狀諒無逃於

皇上之洞鑿

皇上若以厭薄薄輔臣之故并棄天下使一功章

疏來之高閣是遼事則

報非遼事則不

報曾不思遼事何以至此惟不用仁賢不下章

奏以致有此倘伏蹈前輒則見今以一隅空天下
危且累卵若天下再有如遼者何所救藥哉臣
言雖涉於憲臣心願忠於

主仰惟

聖明鑒納施行

臣按兵家有戰勝於
廟堂者李泌之策安史諸賊瞭若指掌
廟算勝矣廷臣莫可任者克亂之才世不恒有
此疏之責備意也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江西巡按張鑑一本奴酋罪在必討
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項者臣有

天人交儆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
謂戰非難戰而勝為難必先勝而可戰若不勝
不如不戰此戰思之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
或俟秋高再舉近接邸報見其衝入邊攻陷三

堡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則
薊危薊危則

京師危此時撻伐之議不再計而決矣顧戰未易
言也今用諸帥如李如柏杜松劉綎諸人雖皆
身輕行陣累立戰功然止遏一小醜未嘗大敵
奴酋詭詐善于用兵此亦勍敵未可輕也不知
諸將中誰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分別

上請孰堪前鋒孰堪中權孰堪為翼仗各領一軍

總聽經畧指揮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者充之或取之廢棄之中或拔之營伍之內無拘常格便宜題補見任將領若純衿子弟文墨書生及庸愚者亟宜汰斥宜

勅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才勇男子有統雄出衆智畧過人者聽本地官司驗實量行資遣於軍前效用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能之將無制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制之極矣平居

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
寇不過遙為聲援相離數里早已扎濱洮濠整
預放鎗砲使虜不跳梁便為上策迨其出邊已
遠方敢追蹤誰敢覩面冲锋以一矢相加遺者
耶即如近日援遼兵曾經挑選然出闢者如赴
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見虜而膽已裂
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即俛首受殺耳所謂有
兵之名無兵之實即幾萬千將馬用之徒費

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略議調選延綏諸將家丁似
為得策今各邊無事且以援遼為急仍宜懸厚
賞之格募敢死之士得數百人便可當脆卒數
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
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則寧死敵而不死法自
然如山之不可憾矣若

中國長技以制虜者惟在火器蓋以我之戈矛當
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大

器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器夙備連發不斷夷必不能陷城為今日計勿惜小費多制火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硝黃俱委官於近畿

收買倍高其值旁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致火器具備彼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此之謂也乃其大效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之將騎卒惰而不可用者緣於法令不行事權不重皆敗道也况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不

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功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
命者裨將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列
狀奏請如是既不可以作其敵愾之心又不可
抑其跋扈之氣即有囁強不可使者不敢不俛
首奉法矣昔李光弼與僕固懷恩同為大帥河
陽之戰懷恩少却光弼即命斬之懷恩死戰卒
能破賊經畧初出關門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倘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軍中之法行而

？

朝廷之法不行也張承徹身為大將不量而進喪師辱

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徵

褒贈之恩也梁汝貴顏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

復陷陣而死一腔忠勇甘蹈白刃宜加優

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必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為不忠勇之戒李維翰身任

封疆之重平時既設防不周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逮治亦當黜職乃

明旨近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亦將來之鑒乎職遠在數千里之外邊疆事宜不能盡

悉亦據邸報所傳者以意度之若此一得之愚知無補于盈

廷之議然亦區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餉以備轉輸修險以防侵犯犯簡

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如果職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職按張銓遠仲正議後來殉遼死節此疏所

謂先資之言非泛泛取塞責者

萬曆四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江西巡按張銓一本遼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
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項接卽報見經畧楊鎬報清河失亡疏中
有云以張承徹之死已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蓋指職也職先是疏
論遼事內有張承徹喪師辱

國不宜

褒贈之語職何仇于承徽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
覆軍之將爾而竊遂借職言併欲沒鄙儲賢張
旆之死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蓋死一也而所以
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敗而死者有慷
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者有死而係
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

社稷之羞者承徽于此數者何居承徽不知奴之
佯遁以誘我而輕追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遂得而乘之是謂無法古

尚有張空拳冒白刃者承敵

卒

數千之衆不能

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則承敵

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而委之鋒

鏑至今白骨成丘山殘兵沒遼水者伊誰之咎

也請借往事為喻趙

括

長平之役其母曰請免從

坐則是敗軍之將法在僇及其家未聞

優姁好水川之敗任福揮四刃鐵簡力戰而死而

韓琦自

奉敗後不聞為福

請卹也承徹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母而為鎬
者豈以韓琦為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
朱子綱目為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戰死曰
敗死曰沒死三者非皆子之也戰死者功也敗
沒則直貶之再若承徹者固當在敗沒之例也
執此以定功罪則承徹之死宜

恤乎不宜

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

國之四字定承徹之罪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張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即羅士信沒水之忠顏杲卿常山之節詎能過之而鎬妄引職言齎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甚矣鎬智人也豈不辨辨此然而為此言者職知之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

上員

聖主

褒忠之

典而下解將士效死之心因職一言起也失職不

嘗謂梁汝貴頗廷相之當

優恤乎職何嘗過責十死節者乎至謂已蒙

優恤職尚駁之則職發
疏之時固不知已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
鎬之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錄而
故謬其辭怒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為証其用術
巧矣職實饒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首之
死命則職方且翹首摧陷之功以為

社稷稱

慶鎬又何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

自用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
及於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怪以職言為非
也鎬方受事行間肩荷

重任

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職亦何敢求多於鎬不當自
恃其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為剖析若鎬借
職言而圖為脫却之地則職罪滋大職從此絕口
不談遼事矣職無任怨

天之至

大將以克敵為功一死豈足以塞責張銓以
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而以喪師辱國定張
承徹不當世蔭之案劃然正論雖杜松等建
廟世爵風勵死事要於

國家何益不可為訓也若按臣本無封疆之責而
遼陽之役張銓死之真殺生成仁之事此疏
先自傳神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遼東巡按熊廷弼又一本驕虜再兵不一空邊
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為封疆大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
面蠢動扶兔報仇於錦義寧賽挾賞於開原河
收夷糾槍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舊
寨以圖北闢而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
迫聞原時蓋邊聲四起烽火天連馳檄傳鼓日

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邊臣不敢盡以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君父也恐令反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姑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自日間奴酋又領精兵五千騎札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其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立獻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洶洶守道謝存仁星夜馳瀋以赴其急令邊吏犒

之以牛酒脩之以蟠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後去不出月餘連以重兵壓我近郊畧無顧忌彼目中豈有遼耶臣惟遼為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遼重財

京師重遼輕財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為一屬夷所侮常常弄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為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常既不伏義執言以折其驕又不添兵設將以防其潰增募議而事格於同舟章疏上而聽

藉於止革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為不必然之慮而苟幸奴首之未必至雖慮或至此而猶冀發在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其易視此首而徒以封疆僥倖也臣請再以不然之慮借前箸為

陛下籌之臣嘗觀畫遼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

原譬如一之字然幅員無廣而路則長且曲焉
一面瀕海一面臨虜夾遼而介其中間其長且
曲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為難守
先是所臨諸虜西北則朵顏太寧福余三衛東
則海西建州毛怜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籬雖
虜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勦撫併用猶未足為遼
患也自虎墩兔罕慤之先以兀朮移住遼之西
北臣服三衛始勾引為寇患夫是虜故即先年

數以大眾直薄都城費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
而遼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為事所志正
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有遼患而猶未足為
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僻縱為龍虎將軍號召部
落奄有建州毛怜諸衛而其衆此強又歲得我
勅書賞賜車償無算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
其財始富併南關併灰扒併呢哪併黑龍江一

帶諸夷招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
帛誘結西虜宰賽拱兔小反青黃台吉等時寇
邊為已軀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
將弱城柵堡廢無一足以當彼遂妄萌故業之
想而其志始僻妄而無忌憚彼其情性飲食衣
服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
人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耽耽焉逐逐
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閭之西也而其所以不

其後故亟亟以北關為事北關併則巢穴故進
呂?以取退取以守然後據汎懿之扼塞斷遼瀋
之聲援而關鐵固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
殘破之後無衡敵投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
無堅城恐席卷長驅而其鋒未可審也鳴劍以
寇山海關而薊門動縱葦以窺天津而
畿輔動恐

京師未得安枕而卧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遼民故曰無易比首而以封疆為僥
倖也然臣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為是不然
之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二十年於
茲矣其為人謫智多謀信賞必罰部夷善騎射
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
雖乳父之屬必涕泣以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
嚴明人皆用命凡遣以謀西虜誘東夷而皆得
其力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

以上四十五以下者乃行編伍非此輒去而又
日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推牛饗士以結其心至
於打造軍器如銳鏃礮夾攻城之具猶不可數
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注萬山中我不便入
彼亦不便出至與海西猶隔一山如天塹自併
南闢而此險遂為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
狹遠自築南闢屯兵聚衆去開原北闢地方近
者數十里遠不過百里乘間伺隙朝發夕到而

又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碍昨北關金台失白羊
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喪而入各遣其妻
赴臣求救曰此寨一築我等不知稅駕矣此非
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夷兵七八千騎繇
柴河堡進從裏邊護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
千餘直繇開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復
繇靖安堡回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
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

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曰明者見事
於未然知者慮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
待明智而知者臣故曰無易此首而以封疆僥
倖非不然之慮也曩見福臣議待奴酋當以文
告為款而不知此首悖驚已久何知宣諭曾諭
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吾
兒忽答回寨而不聽諭令無得引兵護送西夷
繇我內地行走而不聽諭令不奉

明旨毋得越境擅修地寨而不聽即閣臣達機在
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序班往諭而不聽甚
有怒言署語扯破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三
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誠以此首為文告所能諭乎人見計臣議欲
照舊本兵督宣大時於見兵內挑選精壯或足
扞禦而不知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聞視
所至輒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

云開原不及三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十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復則抽火銃者三十人而通計之僅中一銃其他大都類此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云遼兵堪戰者不過千人_洵非虛語

陛下誠以此兵為足禦奴衆平然則急急救遼之
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蚕食之漸而防豕
突之虞計亦安出哉間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寧
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必時時要挾而一不
應則其歛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歛不固則與奴
首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携必又聽奴首
之唆以搶我合謀北關以圖我則北關併而關
原危北關即不甘心為奸所併而明知我弱之

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
籬我則北闢去而開原以危似應於開原營增
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
五百人改備禦為遊擊御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
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妨奴衆內襲必
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
可以助北闢之勢可以折奴首之勢而使不動
敢此今日欵開原第一議也其次則汎河懿路

各量增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
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鋤之聲息不得南通也
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為緊要其地距奴酋
住寨不過百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我若
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狐山散羊谷等六堡俱
險阨而遼闊難顧若於此堡增千人各屬堡俱
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已欲南侵遼而憚堅
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搗襲之在後左顧

右盼前牽後曳此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
守營增二千人為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
千人西防北虜之境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
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為經久
之計臣非詳於河東而畧於河西也河西之虜
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首則不以此物為意
也寧前一面臨虜孤擣虎穴而無與救也寧前
自山海關括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虜警增

置參將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拉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向以海建效順未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撥正安堡倏改戚家堡倏移右屯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為疎濶且既因西河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然則河東諸路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况患在燃眉萬不容

緩。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河東獨有所
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蟲賊陰圖不軌而勢反緩
於西虜也。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年來事時征
夏征倭征播反有餘錢。而今遂束手無策耶。協力
同心設法計處以解

京師左臂之患而紓

陛下東顧之患諸臣同為

王臣又難胡越同有干繫責難推諉如樞臣所云

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藍法而議臣爭之
議及事例及外帑挪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之
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無肯為
陛下了此者

發

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為封疆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為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

而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邊無邊而因以危

薊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田廬丘壠而傷心動念乎不

惟不傷心動念而又歸過於

陛下惟不發

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柰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推責遣誅哉
臣不勝憂懼之至

此疏按次奴首情形可謂曲盡然其增兵之
說猶以千計四布全遼分多力弱而奴首控
弦鐵甲必合併入犯雖有增設勢必不支

萬曆肆拾柒年玖月拾伍日

經畧熊廷弼一本為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職
惟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內地自東失撫順清
河失開原鐵嶺而瀋陽遂為遼陽之冲邊矣先
是河東總兵李如楨駐瀋陽職恐獨力難支委
河西總兵李榮先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

題聞原簽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職又親至其城
授以守禦一應方略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

各軍不下二萬又有援遼總兵賀世賢統萬兵
駐虎皮驛為之聲援自謂支撑得住可保無虞
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營軍丁方空營盤間忽
聞賊魁北關各棄鍬鎚散去而各將不能禁也
職聞而駭甚亟遣關原道往鎮之而該道以軍
心洶洶不欲行獲遣分守道奉議閣鳴大往諭
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見逃軍紛紛南奔不
敢去乃急歸而深夜述諸將言以見職曰賊攻

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不攻自潰不如還
守遼陽原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
空城也守亦無益而徒分兵力設賊以偏師緩
瀋陽而率大衆直搗遼陽豈不兩悞職不欲竟
其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以歸
併遼陽告且言自失間原時上司已傳箭歸併
職此之出是日部道鎮臣劉國績等皆力以為
言而賀世賢復從虎皮驛來極言軍逃將怯瀋

必難守之狀今初一日鄉官洪敦教率合城貢
監生員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鎮迫切為言
職始愀然而嘆曰本望帶兵數萬出關進剿恢
復之計而事不應心勢處解腕反退縮以固聽
職之羞憤亦可勝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
有不得不然者試舉一二已試之事為

皇上言之賊陷開原皆淫醉昏沉而去可擊也賀
世賢方領兵欲冲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一驚

而散賊陷鉄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欲進
而總兵諸將皆不進反割虜死級以報功賊聽
即昨賊攻北關時賊聞北關與我唇齒雖遠不
能救賊既北出新寨必虛三總兵可揚兵撫順
邊外以示欲進而陰解北關之圍乃遇賊千人
賀世賢遂之使兩總兵入馬齊上豈不復一騎
捷竟穿林各退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
是絕好機宜怯懦不敢乘况賊至城下而與之擠

死抵敵此職於還兵一節雖籌躇顧慮而屢試
我將兵伎倆如此豈得不為之寒心也哉又况
強莫如宰賽而生被賊擒衆莫如燐兔等數十
營而硬被賊制死戰莫如北闕而立被賊陷克
鋒動地烈焰漫天民安得不怕軍安得不逃總
兵諸將安得不瞻瞻落部道諸臣安得不心戰即
今總聚遼陽四面議伏為背城借一之計賊謂
我弱而來未可知賊疑厚集而不來未可知賊

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知總之此時風聲
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有非人力之所得而
為者所有屢

疏乞討道將兵馬器械等械等項伏乞
亟勅該部火速發遣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多
助之力微

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俟
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遽不能制賊而

今查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

嚴勅閣部大臣設法保遼以保

神京母謂遼陽且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意
懈姑置之為若存若亡之地職無任痛哭哀鳴
之至

職按孫武論兵欲我衆敵寡我專為一敵分
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遼左之役以分兵失
事楊鎬之四路進兵分也賀世賢等各城戍

守亦分也。熊廷弼所述諸將之議，謂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于計得矣。袁應泰變其法，以二萬兵守遼陽，而以兵五萬與賀世賢守瀋孤懸，斗絕。及奴攻遼陽，世賢歛兵不應，竟以城殉。非分兵之害乎？廷弼於廣寧亦不欲沿河守禦，恐我師有卻，則城中聞而膽喪，不能來。陴拒賊，蓋有懲於遼陽之覆轍，而惜乎持

之不力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一本為兵事百
不相應微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命

廷臣從長議要以計安攘事臣本膺儒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勢艱危

主恩隆重誼不容辭業于本月十五日條陳急切

事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勅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新練何處兵士為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貳萬人就

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貳千間工口陸續支給器甲車輶輶材料肆拾餘萬兩戶口每年支給糧餉伍拾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衙門逐一應乎臣再求付貳贊畫四五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

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醜
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得

內府廠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此貳萬之衆與
京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堅壁清
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于堅城
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未習雖
十倍敵人之衆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為殷鑒
然臣近商之戶部諸臣皆言此餉毫無措處目

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為常計在工
部亦復不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僅三千
尚皆露宿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營房將何
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如臣所計
約略二萬人衆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兵部議
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八府民
兵約共六萬之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俱屬於
臣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

且目前後皆危險之形不容不

濟陳于

皇上之前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
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
江止能選練三千人馬駕騖陣以勝倭然倭奴
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談綸為總督兩賢提
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精兵
三千為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為出塞之舉畢

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一兩八錢
教練二年而成人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
敵臺千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
馬不入為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之間也蓋
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談戚之才無經歷之
素無久戰之精兵良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
蹶令于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
其將能乎此則臣力所必不勝者也戶部舊新

舊餉支吾遼告尚苦不給新兵糧餉告薄與無
兵同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
二十餘萬兩工部器甲除

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
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
而一甲一砲皆須數十日工可齊備堪以對敵
至于營房一節三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
須在目今半月內完工過此寒沒難成兵無著

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衆大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既爾饑寒數命不給何繇朝夕訓練萬一寇至又負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裸裎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征迭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衝門安揷士衆之事盡屬於臣而且齟齬在前險難

在後正如未經力祚之人偶遇主家事勢急迫
勉強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
以五十人之擔而悉委之人使履危涉險此其
人惟有顛蹶而已更無他矣一人不足惜如債
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

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
用衆六萬于三處安揷者戶部合當預用衆計

餉銀若干何出辦工部預計器甲車輛火藥
料價若干何支給兵部預計馬匹料草若干
于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預計每處兵人
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
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一妥當然後做談
論
戚繼光事例分

命廷臣三人各設付二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之

後亦只宜製造大砲分守近

畿諸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交鋒接刃自非博選

博

天下奇材一二萬人製造精器械一人食數人
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諺云人多粥薄嘴

薄

多難碎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臣先後四

疏語意皆同先貴之言不敢有二然臣論說雖多
無當一時之用而猶敢冒叨

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僥倖于一

成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决不用矣明知灼見
無倖可僥而猶因循時局勉強支吾今日知事
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為欺

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為憲軍
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為也倘終不用臣言

請乞我

皇上別

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

請

禩

原職以為本無才器輕言冒進之戒臣

有跼伏草野感戴

聖恩而已時事甚迫懇乞

聖明俯容愚衷

速賜施行

臣按宋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固有挫衄者背嵬五百為之先驅耳此皆皆所謂百金之士也招之者在先得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

致如一燈之火散為千燈河朔少年荆楚奇士豈患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貳拾金為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金耳閭左健兒負戴屠酤身不出里數金可得肯遠戍沙場以頭顧僥倖倖哉惟卑田游手無復生活者定計於逃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澤量耳此疏所謂非博選天下奇材教練兵一二年決不用是實歷詰也